

老师的秘密

罗辰生 著 ●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LAOSHIDEMIMI

老师的秘密

● 罗辰生 著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老师的秘密

罗辰生 著

责任编辑：李昆纯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字数：107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：5.25 插页：4

32
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7,000

ISBN7—5358—0052—1/1·2 定价：0.80元

目 录

老师的秘密 (中篇)	(1)
少年的心	(44)
老师,饶了我吧	(56)
蹲班大将	(68)
半辈子	(75)
足球队在行动 (中篇)	(95)

老师的秘密

本文写了老师的许多秘密。你看完以后，千万不要对老师提起。对老师要保密，千万注意。

惠敏从师范毕业了，被分配到育红小学当教师。她听了又惊又喜。因为她的哥哥伟才也在这个学校里工作。

她高高兴兴地回家。乍一看，惠敏不象教师，象个学生。她长得俊俏，圆脸盘儿，白嫩红润的脸色，细细弯弯的长眉，一双透出精明又带几分稚气的大眼睛。身材苗条，动作轻盈敏捷。

她一进家门，就高兴地喊：“啊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人民教师啦！”

惠敏的妈妈没有在家，哥哥正对着镜子刮脸，他一边刮一边说：“那就多准备几块手绢吧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准备掉金豆呀！”

惠敏淘气地给了哥哥后背一拳，开玩笑地说：“哟，又梳妆

打扮哪？”

“好给你找嫂子呀！”

惠敏说：“哥，我分配到你们学校啦！”

伟才的手停住了，眨着眼，说：“哎呀，你可要倒楣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惠敏忙问。

“我们学校，一个教六年级的老师病了，正缺教六年级的老师呢，说不定，明天你一上班就得接六年级的班主任工作。”

“哎呀，这怎么行？我才刚刚工作呀！”

伟才说：“不行也得行，拿人家钱，就得由人家使唤。”

惠敏有些着急，“哥，我明天接班，您给我说说，接班得注意什么？”

伟才看了看手表，说：“好吧，这回，你算是问到行家了，接班还真有点学问，我教你绝招儿，保证把那些刺头学生治得服服贴贴的……”

惠敏忙注意听着。

哥哥教妹妹“绝招儿”治学生。

妈妈教给女儿接班的窍门儿。

伟才说：“你刚接班，第一天第一节课特别重要。你往讲台前一站，全班几十双眼睛盯着你，他们在‘侦察’你，摸你的底……”

“这好办，我冲他们微笑，让他们知道，我是喜欢他们的。”

“这就砸啦！”伟才说，“千万不能笑，你一笑，有的孩子看

出你脾气好，就敢捣乱欺负你，有的孩子还认为是喜欢他，就撒娇。这些孩子，给脸不要脸。不能给他们脸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一定要严肃，给他们一种印象，你是个厉害的老师，千万注意，第一个印象非常重要。他们一认为你厉害，就不敢乍翘。这样，你以后冲他们略微一笑，他们就认为是种表扬，是种光荣，就美的不得了。”

“我不会厉害怎么办？”惠敏问。

“当老师不会厉害可不行，装也得装出厉害来！”伟才说。

整天笑呵呵的惠敏，为难地皱起眉头来。伟才忙说：“对，就这样子，总是沉着脸，别让学生摸清你的底。接着是学生起立行注目礼，你可不要忙着还礼，这样显得不老练。让他们站个一、两分钟。你的两眼一个一个地盯一遍，这叫心理战。学生们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，不知道你要干什么。在这一、两分钟里，教室里静悄悄的。这种寂静，是老师的尊严。就是淘气的学生，心里也提心吊胆的。还礼时，只轻轻点一下头就行，显得有派……”

“这不是在演戏吗？”惠敏说。

“好，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。老师就是个演员，急不是真急，恼不是真恼，笑不是真笑，哄小孩嘛！”

“你说的可不对，〈教育学〉上不是这样写的！”惠敏说。

伟才说：“你刚接班，关键是让班里稳定下来，让学生服你。只要学生服了你，哪一套都行！对啦，下边是点名。比如说，你点名时，忽然，一个学生的名字不认识，这时你怎么办？当

着全班同学的面儿说不认识同学的名字？这就栽啦！一下子就威信扫地啦！”

“怎么办？”惠敏着急地问。

“这好办，你在上课以前，一定把每个人的名字念一遍，不认识的字就快查字典。”

“可是，可是，到现在我连个名单也没有，明天就要上课啦！”惠敏着急起来。

“别急！这里头也有绝招儿。你碰到不认识的名字先不念。等点完名以后，你就问：‘还有哪个同学没有点到？’这个同学就会主动地站起来，你就问他，‘你叫什么名字？’他就会把他的名字告诉你！”

“哎呀，这么多名堂呀！”惠敏说。

“学问大啦！你慢慢学吧！光是我的这点小窍门，就够你学个一年半载的。还有，你刚接班，尤其是要注意个别生，事情往往出在他们身上。你接的这个班，有个叫严铁顺的，这家伙又聪明又淘气又犟头，好多老师弄不了他，你要给他个下马威……”

“怎么给？”惠敏忙又问。

伟才想了想，说：“这么办：前些日子，听说他妈生病住院了。你点到他的名的时候，就不动声色地说，‘严铁顺，你妈在医院里给我打来电话，让我严格要求你。’别看这话不多，他就会吓一跳。他心里会这样想：哎呀，这老师好厉害，刚接我们班，连我妈得病住院的事都知道。兴许，许多淘气的事她也知道呀！他在内心就先怵你一头。在心理上你就占了上风，这叫

心理战，敲山震虎……”

“这不是连蒙带骗吗？”惠敏说。

“对小孩子嘛，就是连哄带吓唬。”伟才又得意地往下说着，“别看严铁顺厉害，他也有他的短处，就怕他爸爸，他爸爸脾气不好，打他打得可狠了。所以，他要捣乱，你就说，‘你放学留下，把你爸爸请来！’他一听就软了。万一班里乱了，心里别慌，逮住一个头头，杀鸡给猴看。当老师不容易，跟带兵打仗一样，要知己知彼，要知道那位‘吃’什么。”

“哎呀，这么麻烦呀！”惠敏说。

“学问多着呢，我该走啦，以后遇到麻烦时，随时‘请示’我好了。”

“哎，哥，我教学上遇到困难怎么办！”惠敏问。

“这得问张玉英老师。好啦，我真该走啦，头一次见面迟到可不好。”说完，伟才站起身来，就往外走。

哥哥刚走不大一会儿，惠敏的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在小学里工作了几十年，现在退休回家，在街道上服务。她今年六十多岁，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。她几乎是满头白发了，因为血压高和心脏病，她的脸有些浮肿，眼皮显得很厚，她的手背，肿得象发面馒头一样。

“妈妈，我分配工作啦！”惠敏高兴地说。

“那好哇！”妈妈说。

“妈，我明天就接班了，您给我讲讲，接班得注意些什么呀？”

妈妈想了想说：“注意的事情多了，不过，这些都不是头等

重要的，重要的一条，要懂得爱自己的学生。如果你对自己的学生没有感情，就是注意一千条一万条，仍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如果你爱自己的学生，就是出一千件一万件事情，你也会处理好。就是有一件处理不好，学生们也会谅解的。”

“妈妈，怎样爱自己的学生呢？”

妈妈说：“小学教师，要对学生的一生负责。孩子们象张白纸，小学教育，是在这张白纸上画的第一笔，这第一笔画的好坏，关系到这张画会是什么样子。小学阶段，是孩子在人生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，这一步，关系到他长大后走什么道路。好吧，我给你讲一件真事吧。欧洲曾出过一个大文学家叫巴尔扎克，他成名以后，到处一片赞扬声。在这赞扬声里，他骄傲起来。有一天，有一位老妇人找到他，对他说：‘尊敬的巴尔扎克先生，你是位大文学家，是有眼力的。我是个小学教员，我有一个学生，请你看看他的作文，看看他以后在文学上会不会有成就呢？’巴尔扎克接过这个小学生的作文，看了一眼，说：‘这个孩子智力一般，缺乏才气，在文学上是不会有出息的。’这位老妇人说，‘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？这就是你小时候的作文呀！’巴尔扎克惊呆了，他这才认出，老妇人正是他上小学时的老师，他非常激动，从此，他再也不敢骄傲了。你看，一个好的小学教师，要对自己学生的一生负责任呀！”

妈妈平时寡言少语，但是，当她说起小学的工作来，她的话就格外地多了起来。说着说着，忽然，她停住了，忙问：“你哥哥呢？”

惠敏说：“搞对象去啦！”

妈妈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是第八个啦，这次也不知道行不行，别再吹了！”

惠敏说：“看把您急的！”

“怎么不急，你哥都二十七岁了，难道小学老师搞对象真的那么难？……”

别人搞对象欢天喜地。
小学老师搞对象垂头丧气。
为什么？……

伟才往前走，他要到中山公园和一个姑娘约会。伟才是个身高体壮爽朗热情的小伙子。前些年，他在内蒙军垦，后来，大批知青回城，他也回到北京。那时，他为了找工作到处奔波，也到处碰壁。

妈妈见儿子为了工作象瞎头苍蝇似地乱撞，心里怪同情的，加上自己的年老体弱，就提出退休让儿子顶替。但是，伟才从心里就看不上小学老师这工作，可又没有办法，总不能象半截塔似的小伙子总让妈妈养着吧，再说，当时妹妹正上初中，家里的日子也实在窄憋，他不情愿地到小学里顶替了妈妈的工作。不过，他是抱着打“临时工”的想法到的小学。

开始，他管事务，他想，挣人家钱，就得给人家卖把子力气。他手脚勤快，为人热情，谁遇到事都肯上前帮一把。

后来，因为学校缺体育老师，领导又让他教体育，领导对他不错，他也不好意思不干。他一边干，一边在外面找合适的

工作，只要一有合适机会，拔腿就走。

后来，他搞对象谈恋爱，姑娘一听说他是小学老师，心里就凉了一半，又一听一月工资才四十二块钱，就又凉了一半儿。一连吹了好几次，伟才心里冒火了，他埋怨小学教师这工作。

伟才走过人行道，穿过人流，走过天安门广场，前边，那绿树鲜花簇拥着的红砖绿瓦，便是中山公园的门口。

这次的介绍人，是伟才在军垦时的老朋友，他早对伟才说了，“别一见面就是小教了，四十二块钱啦……”

伟才说：“我也不能蒙人家呀！”

这位老朋友说：“谁让你蒙骗啦！先培养感情，有了感情，就都好办啦！……”

伟才到了中山公园门口，刚站住脚，那位老朋友领着一个姑娘走了过来。

“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叫刘洁。这位呢，叫伟才。都不是外人，你们认识一下吧！好吧，我还有点别的事，以后见，你们谈！”说完，偏腿上车，没走两步又拐了回来，“这是明天的两张电影票，欢迎光临，如果有事，请打电话告诉我一声，好啦，再见！”

伟才偷偷看了姑娘一眼，心里禁不住一阵扑腾。

这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，她头上带着白色的纱巾，象朵白云，一绺乌黑的头发自然地打着卷儿露在外边，长形的脸盘，苗条的身材，穿着连衣裙，脚上穿着白色的半高跟鞋。在晚风中，纱巾和连衣裙轻轻地飘动。

他傻傻地站着，刘洁转身买了两张公园的门票。伟才这

才恍然大悟似的，忙说：“哎呀，怎么能让您花钱买票呢？”

刘洁笑了笑，说：“谁买都一样。”

“不，这不合适。”伟才心里确实有些慌乱，忙从兜里拿出一毛钱，这话又不好说出口，显得多么小器呀！他这种拘束不安的样子，惹得刘洁抿嘴笑了起来。

伟才手里拿着一毛钱，心里立刻出现了一个让他窘迫让他丢面子的字：钱！姑娘要是问一月工资多少？怎么回答！他心里一阵紧张，低着头，跟刘洁走着，他两眼不安地看着地面，随时准备刘洁回头问那句话：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只要姑娘一问，二话不说，转身就走。伟才作好了准备，可是，他多么盼着刘洁别问这句话呀！

他们默默地走着，刘洁盼着伟才主动说几句话，她哪儿知道，伟才已经作好“逃跑”的准备呢！

两个人就这样走着，走过芍药圃，越过金鱼池，走过小桥，穿过假山……路灯亮了，刘洁看了看表，说：“我该回去啦！”

伟才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刘洁的话，又使他身上凉了半截。

刘洁看了看他，这么凉爽的傍晚，伟才脑门上却沁出一层细汗珠，后背的汗衫都湿透了。刘洁看出，这是个品格端正的小伙子，她轻声问：“明天看电影您有时间吗？”

一股热流又涌上了伟才的心里，他忙说：“有时间，有时间！”

“那，明天见吧！”刘洁说完，冲他笑了笑，转身走了。她笑的那样甜，那样有魅力，伟才心里一阵甜蜜蜜的。他这才想

起应该送送姑娘，待他跑上前时，姑娘已经卷在人流里没有影儿了。

伟才高兴地往家走去，走着走着，他一琢磨又不对味儿。人家总有一天会问干什么工作的呀！总有一天会问一月挣多少钱呀！那时，还不是吹？一想到这些，伟才就后悔真不该当这倒楣的小学教师，挣这么点钱，搞对象都难。

她遇上了麻烦事，
于是，想起了绝招儿……

一大早，惠敏便到了学校，一进门，便碰见张玉英老师。张老师是位中年教师，梳着齐耳短发，白净脸，戴着一副黑框近视眼镜。穿着朴素大方，她微笑着，显得庄重沉稳又和蔼可亲。

“惠敏，欢迎你！”张老师笑着说。张老师常去惠敏家看望她妈妈，她们认识。

惠敏进了办公室，老师们都走上来，有的拉着她的手，有的搬椅子倒水，正有说有笑，上课铃声响了。

铃声一响，老师们忙着走出办公室，惠敏一听到铃声，心里一阵慌乱。

离教室还有一段距离，就见玻璃上贴着一张张孩子的脸，小鼻尖都压成了小平面，从门口，几个男孩子的头伸出来，见惠敏走过来，忙缩了回去。随着，教室里传出一阵桌椅的响动，就听一个孩子说：“来啦，来啦！”

惠敏心里一阵打鼓，忽然，她见哥哥正站在远处冲着她点头，那副样子象是说：别怕，有我呢！

惠敏鼓足勇气走到教室门口，她看见几十个孩子手背后笔直地坐着，一双双水灵灵的眼睛在眨动，窥测着这位新来的老师。

惠敏站在门口，她刚想笑，猛地听到教室里有“扑哧，扑哧”的偷偷的笑声，她不知怎么办好，一下子想到哥哥的话，双手背了起来，脸也拉长了，两眼瞪圆了。

“好厉害！”一个孩子小声说。

她往教室前边走着，她刚站在讲台桌前，小班长喊了一声：“起立！”随着话音，几十个孩子“唰”地站了起来，向她行注目礼。

惠敏想着哥哥的话，心里默念着：慢一点行礼，再慢一点！教室里静极了，惠敏似乎听到自己胸口“咚咚咚”的心脏跳动声。

这么多孩子屏住呼吸站在她跟前，她很不习惯，她觉得嗓子眼里一阵发痒，不由地咳嗽了一声。

她的咳嗽声刚落，坐在前排的一个小姑娘咳嗽起来，小姑娘刚咳嗽完，又一个孩子咳嗽起来，接着，十几个孩子都咳嗽起来。其他的孩子，有的用手抓着嗓子，有的用手捂着嘴，看来，也要咳嗽。

“不要咳嗽！”惠敏自己也没有料到，她当老师说的第一句话竟是这样的。

她不说还好，她这一说，象提醒了同学们似的，教室里一

片咳嗽声，桌椅也动了起来，咳嗽声和桌椅的挪动声响成一片。

开始，惠敏当学生们是成心的，可是她一看，连老老实实的女生都咳嗽起来了。

怎么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惠敏心慌了，她听出，在一片咳嗽声里，有几声是尖声尖调的声音，惠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乍着两手没有了主意。

学生们正在咳嗽着，忽地，教室的门开了，伟才绷着脸站在教室门口，刹时，教室里鸦雀无声了，伟才沉着脸，用那又低又狠象是从牙缝里挤出的声音说：“谁要成心，放学留下，我让你咳嗽个够！”

同学们都不敢吱声了。

惠敏忙着还礼，让同学们坐下。

她开始点名了，点到一个名字，这个同学忙站起来，等惠敏点点头后，这个孩子再坐下，她按着顺序点着。

忽然，惠敏点到严铁顺的名字，严铁顺站了起来。他是个虎头虎脑一头刺猬头发一张小脏脸的孩子。惠敏一看，知道是个“淘气精”，刚才出怪声咳嗽的就有他。于是，惠敏就想挫挫他的“锐气”。因为这时，严铁顺正用一双不驯服的眼光看着她。

“严铁顺，你妈妈住院了吧？……”惠敏试探着说。忽然，惠敏发现，随着惠敏的话音，严铁顺一愣，同学们也是一愣。惠敏心想，哥哥这一招真叫灵，于是，她又说：“昨天，你妈妈打来电话，让我严格要求你。”

刹时，严铁顺的两眼瞪圆了，盯了惠敏一眼，慢慢地低下头。

也是在这刹那间，教室里“哄”地一声，象开了锅似的议论开了。

这时，教室的门又开了，伟才手叉着腰，又严厉地问：“谁捣乱？”

小班长站了起来，说：“老师，这个老师说，严铁顺的妈妈昨天打电话啦！”

“打电话怎么啦？是我接的！这还能蒙你们！严铁顺，你要老实一点，要不，你妈出院以后，有你好受的！”

“哇！”严铁顺放声哭了起来。

小班长说：“老师，严铁顺的妈妈上个月就死啦！”

伟才一下子呆住了，脸红得象紫茄子似的。

孩子们都在生气地看着这位气势汹汹的体育老师，伟才低下了头，忙一拉门走开了。

这一节课，惠敏上的比预想的糟糕还要糟糕……

下课的铃声一响，她象逃跑一样从教室里跑了出来，她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，但她咬着牙，没有让眼泪掉下来。

她一进预备室，伟才走了过来，惠敏瞪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张玉英老师走了过来，她抚摸着惠敏的肩膀，轻声地说：“这不算什么，头一次上课嘛！”

上课的铃声又响了，惠敏又往教室走去，她作了最坏的准备，准备着学生们大吵大闹又哭又骂，她一点对付的办法也没有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离教室很近了，她才猛地发现，教室里异常安静，静得象没有人一样，她不由地暗自吃惊起来。